

为
客
天
涯

老江湖

郑晓锋 著



为客天涯

老江湖

郑骁锋 著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桂林·

老江湖

LAO JIANGHU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老江湖 / 郑骁锋著. —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
2019.9

(为客天涯)

ISBN 978-7-5598-1926-0

I. ①老… II. ①郑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137315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 9 号 邮政编码: 541004)
网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

出版人: 张艺兵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湖南省众鑫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(长沙县榔梨街道保家村 邮政编码: 410000)

开本: 787 mm × 1 092 mm 1/32

印张: 8.25 字数: 150 千字

2019 年 9 月第 1 版 201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 001~5 000 册 定价: 52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。

序：我的江湖

我曾经无比热切地寻找过江湖。

与所有少年一样，我想象中的江湖，有宝马，有快刀，有英雄，有美女，有参不透的禅机，有喝不完的烈酒。更有踏不尽的不平事，斫不尽的恶人头。

当然，少不了还有一间“悦来客栈”。

多年以后，我才意识到，与其说我迷恋江湖本身，不如说是迷恋一种为客江湖的苍凉行走。而等我对这种行走的意义真正有所感悟，又过了很多年——最初，我只不过是借此来消解一些日常的无聊。

正如南美传说中，一个人真正死去的标志是被全世界彻底遗忘。江湖，也必须依靠足够多的行走来维持存在。

我这样说，是我早就清楚，我所追寻的江湖，其实只是个幻象。每位少年在长出白发的那一刻，才会生成属于他自己的真正江湖。它们悄然降临，无影无踪而又

无处不在，依据各自的气息分门别派，推杯换盏间，或是歃血为盟，或是短兵相接。所有的暗器都没有解药，所有的绳索都打成死结；唯一的标准是成王败寇，最大的忌讳是快意思仇。

两座江湖其实早已分道扬镳。我的投奔，可以理解为逃离。但我的逃离并非没有意义。西哲将时间比喻成河流，而我将在自己的江湖进行一次时光逆流之旅——“江湖”二字，用在这里竟然如此贴切。

我将在江湖之浪涛中溯流而上，荒郊、古庙、老村、边城，一一搜寻先人遗落的残刃与秘籍，直至在它们的指引下，回到最初，去唤醒那声被封印在酒杯底的裂石崩云的长啸。

2018.8.17

目录

001 / 序：我的江湖

001 / 天下西湖 浙江·杭州西湖

是的，西湖很小，但它就像一枚玲珑的印章，有了它，整幅中国画卷布局才能圆满，笔墨才能灵动，气韵才能轩昂。

019 / 大江东去 湖北·咸宁赤壁、黄州赤壁

或许那一夜曹操就已经意识到，自己这一生，或许再也无法跨越那条河流了，虽然它曾经就近在咫尺。

035 / 上梁山 山东·济宁水泊梁山

只要不回头，不弯腰，不停步，猛地一跺脚，世间何处不是梁山？

055 / 为客天涯 江西·龙南围屋 福建·永定土楼

任何一次出走都是被迫的，夯墙的同时，主人也在狠狠夯下安定的愿望。

073 / 袈裟上的灵山 江西·大余梅岭 湖北·黄梅东山寺

弘忍那夜给慧能讲解的《金刚经》的开头……

没有人神共赞，也没有天女散花。一部大经，不过只是穿衣吃饭。

095 / 鹅湖会 江西·铅山鹅湖书院

武夷山到鹅湖，二百四五十里路；永康到鹅湖，五百里路。

五百里的陈亮到了，二百多里的朱熹没到。纵然是辛弃疾，也无法弥合那三百来里路的裂隙。

119 / 剩山水 浙江·富春江

千年之后，我们终于看清了这一段历史的归宿，某种意义上，也就能够这样说：富春江才是《三国》的“终结地”。

139 / 刀笔乡 浙江·绍兴安昌古镇

若想坐稳公堂，需要的并不是浪漫与激情，而是他们最欠缺的务实与琐碎。

师爷们兜售的就是这样一门手艺。

163 / 金窟记 浙江·遂昌金矿

“上有葱，下有银；上有薤，下有金。”

……葱薤本是异味之物，佛教将其归于浊臭，皈依者必须断绝——所谓人间富贵，原来不过是种种臭腐？

183 / 崖壁道场 甘肃·泾川百里石窟长廊

泾河石窟，渭河草堂，泾渭一北一南，最终合流归入长安。走出这么一幅三教形势图，会不会就是隐藏在关中水系最深处的秘密呢？

205 / 血色边墙 湖南·凤凰、黄丝桥古城，腊尔山

边墙圈起的，是一个王朝的隐疾：金光闪耀的帝国版图上，雷公山与腊尔山，就像隐藏在锦绣纹中两个不易被察觉的黑洞，常年乌云笼罩虎啸狼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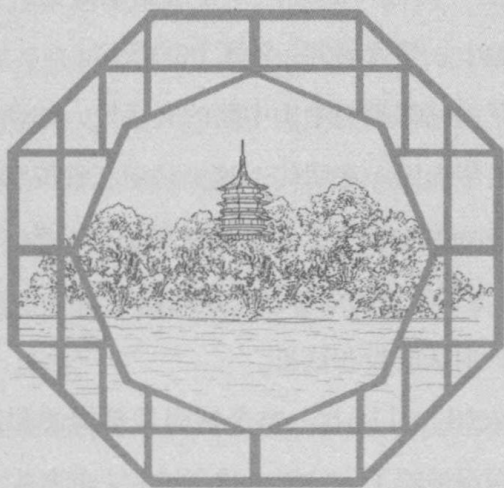
231 / 钱塘弄潮 浙江·海宁、萧山

“这个潮今天要两米多了。”他的普通话并不好懂，喊潮那几句应该是反复训练过的，“它这个潮碰一下，就回去了，要等到第二个潮上来才好看。”

252 / 后记

天下西湖

浙江·杭州西湖



这是一场预备已久的死刑，杀人者和被杀者都等了很多年。走向刑场的路上，双方都有解脱的感觉。他们都知道，片刻之后，随着刀光闪过，那个已被淘汰的朝代将在秋风中彻底消失，对其旷日持久的清剿也将就此终结。

即将被杀的人是南明最后的将领张苍水。明亡之后，这位浙江宁波人率领义军在东南一带苦苦抵抗了二十来年，直到那个晦暗的黎明，一队清兵突然登上了他藏身的小岛。

作为英雄，张苍水对死难，表现得从容、凛然。他是坐着受刑的，因为他拒绝以下跪的姿势退出人间。而他的遗言，除了一首铿锵的绝命诗，还有一句深沉的赞叹。

“好山色。”说这句话时，张苍水躯干挺直，目光悠远，枯槁的脸上，慢慢展开一丝柔和的微笑。

杭州市平海路东端与中山中路的交接处，如今是一个商铺林立的繁华街区。在明代，这里是浙江省按察使官署所在，官署前面的空地上，设有两块牌坊，一为“明刑”一为“弼教”，弼教坊的名称便是由此而来。

张苍水的刑场就设在这里。

那天是农历九月初七，整个杭州城都飘着甜甜的桂香。张苍水深深地嗅了一口气，拂了拂衣上的灰尘，缓缓

盘膝坐下，回过头来，对身边神情紧张的刽子手笑了一笑。

三百多年后，“好山色”已由沙孟海写成了一块遒劲的大匾，高悬于杭州张苍水祠的正厅。张苍水的祠堂连同墓冢，位于太子湾公园与章太炎纪念馆之间，紧邻着西湖。

薄暮，西湖平湖秋月，我独自坐着。三月的夜风贴着湖面滑来，带着水气柔柔地拂面而过。

原本是多云天气，又是初三，不指望月出东山。光景一截截黯淡着，满天浮云像是渐渐被水化开了，又不断一滴滴点入浓墨，在湖面上渗润开来。近处的山仿佛随着浅浅的涟漪移向远处，而远山则从山尖开始逐渐淡去，直至完全隐入虚空。画舫游船俱已不可辨认。湖面似乎越来越宽广，越来越混沌。

离开张苍水祠后，我走走停停，已经在湖边踟躅了很久。过去的几个小时，我一边欣赏西湖由明丽一点点转换为朦胧，一边在思索那个俗不可耐的问题：西湖被赞誉为“人间天堂”，它的独特魅力，究竟在于何处？诚然，西湖是极美丽的，但令天下人魂牵梦萦的，果真只是这一脉山水本身吗？

我细细回忆着西湖的各处景点。身为浙江人，它们中的大部分，我都已经游赏多次，有一些甚至可以说烂熟于

心了。终于，我记起了在岳王庙中看到的一首诗，作者是清代著名诗人袁枚：“江山也要伟人扶，神化丹青即画图；赖有岳于双少保，人间始觉重西湖。”

诗句镌刻在一块石碑上，笔画开张，朴拙有力。中国的书法最讲究线条，而线条的优劣取决于正反两种力道的抗衡与融合，通常艰涩顿挫才显虎虎生威，圆滑顺溜却往往暴露出轻浮虚弱。受袁枚启发，我想到，若以“丹青画图”为喻，西湖之美，或许就美在刚柔相济，不似其他江南名湖园林那般一味婉约。大概，这也就是“人间重西湖”首要的原因。

西湖之美，温婉之外，其实另有一股激烈。岳飞、于谦、张苍水等烈士埋骨湖畔，众人皆知，暂且不提；仅是西湖的景点名称，也在清丽的表象下暗藏着一股豪气。花港观鱼与柳浪闻莺之外，有龙井，有虎跑，有狮峰——曾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整个杭州都被称为武林；即便只是孤山，简简单单两个字，却也有着难以掩饰的桀骜。

唯豪气方能容纳豪杰。难怪狂野磊落如鲁智深，到了钱塘江边便会豁然彻悟，抛开杀人放火的禅杖，将两只跋涉万里的大脚交互叠了，拍手笑一声，坐化于六和塔下。与他做伴的，还有行者武松，低眉顺眼地在暮鼓晨钟声中

老去，铁血侠情尽皆隐入了西泠桥头的一抔土中。

鲁智深、武松毕竟是小说人物，当年秋瑾却是真真切切地爱上了这片湖山。一个晚春的黄昏，瞻仰完岳坟出来，她在湖堤上许了一个愿，希望自己也能在此长眠：“如果我死后真能埋骨于此，那可是福分太大了。”秋瑾罹难之后，为了达成她的愿望，人们整整进行了十次传奇般的迁葬，由她的故乡绍兴到夫家湖南再转到杭州，迂回了千里万里才终于让她在孤山脚下安息。

如今，秋瑾的汉白玉雕像屹立在西泠桥畔，一手按剑，一手叉腰，为西湖又增添了几分秋风秋雨的飒爽。

秋瑾是绝不甘心做弱女子的，她自小便喜好男装刀剑，这令我想到了东坡的名句“欲把西湖比西子”。我以为，在东坡的时代，西湖的确可以比为西施，但岳飞之后，西湖应该越来越像是一个清瘦的男子，举止潇洒，眉宇坚毅。

可能白娘子也有这个感觉吧。那许仙本是个庸人，可被这湖水一照，呆滞的五官都生动起来。心旌一摇，白娘子不由得脸颊泛红，在云端痴痴叹了一声。

霎时，柳枝摇摆飞絮漫天，西湖上空落起了绵绵细雨，如雾如烟，嫩嫩地润湿了半个江南。

豪气之外，西湖的韵味，我想还在于“西”上。

虽然最初只是用来表明方位，但在西湖，却很容易令人与夕阳西下、古道西风、西出阳关、独上西楼……这些凄迷、零落、荒芜，带有哀伤情绪的词联系起来。而著名的西湖十景中，也不乏类似的名称，比如：断桥残雪、雷峰夕照。

雪渐残，独立凭栏四望，苍茫天地，只剩一脉浅灰、万里风寒；桥已断，再难回头，走一步，滑一步，远一步，单薄的脚印踉跄着一点点没入天尽头。

夕阳如血。山最高处，古塔枯瘦，憔悴而潦倒，似衰朽老翁孑然颓坐，儿孙散尽、了无依靠。

围绕着西湖的故事，大半令人扼腕叹息。西湖诸英，岳飞、于谦、张苍水、秋瑾，俱是壮志未酬含恨而终；西湖女子也都命运多舛，柔弱无助如苏小小倒也罢了，即便凭空造出一个修行千年的白娘子，满腔痴情，也还是只落得个永镇雷峰塔的局面。

当然，中国的历史太漫长，类似的悲剧古往今来发生得太多。不过，仔细品味，与西湖有关的悲剧却烙印鲜明。

那是一种面对宿命的倔强，逆流而上的悲壮。就像白娘子明知人与妖的爱恋不容于天理，却依然舍弃一步之遥

的正果，化身为人。

可能岳飞不会相信自己与大宋的前途将会是那么凄惨，正当他在朱仙镇壮怀激烈，筹划着似乎只有一步之遥的“直捣黄龙府”时，有位书生只用了一句话就拦下了准备逃窜的金兀术：“自古未有权臣在内，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！”已经有条冰冷的绳索悄然勒向了岳飞的脖子。

与遭到陷害的岳飞不同，杭州人于谦很清楚自己的命运。明英宗草率用兵，亲征蒙古瓦剌部，反遭瓦剌包围，五十万大军死伤过半，自己也成了俘虏，是为“土木堡之变”。瓦剌以英宗为人质，一路向明帝国叫关勒索。作为兵部尚书，自从号令北京城门紧闭，将英宗皇帝挡在城外的那一刻起，他就知道自己迟早要为“社稷为重君为轻”这句话而付出代价；于是，“此一腔热血，竟洒何地”成了他酒后说得最多的一句话。

至于张苍水，在把伤痕累累的残部收缩到海岛上时，就已经痛苦地承认了一个残酷的现实：大局已定，任谁也无法回天了；但他在遣散最后一队士兵时，说的还是：“我是大明人，决不事清。诸位家中尚有老小，不必受我拖累，离了这里各自谋生去吧。”

秋瑾对自己的结局好像也有预感。她的就义，距离她

在西湖许愿只有短短四个月。女伴回忆，那天西湖边上的女侠，虽然像往常一样神色刚毅，但话语中流露出深深的忧郁。

相比嬉笑或是漠然，一张忧郁而沧桑的脸绝对更具有吸引力，何况这种忧郁是因为困顿里的不屈，绝境中的担当。

这种悲剧之美，应该也是西湖的魅力来源。

飞来峰，这座传说从天竺国灵鹫山飞来的小山峰，以奇石、岩洞、冷泉、古刹，尤其是五代以来的佛教石窟造像闻名于世，被称为“东南第一山”。山腰有一座名为“翠微”的亭子，却往往被人所忽视。

这座小亭，为南宋名将韩世忠所建，亭名摘自岳飞“特特寻芳上翠微”的诗句，以此来纪念这位战友。

我想，最早领略到西湖悲剧美的人可能就是韩世忠。岳飞被杀后，他闭门谢客，绝口不谈政事，常独自骑着一头毛驴，沿着湖堤漫无目的地游走。毛驴的鞍边，挂着一个小小的酒葫芦。

摇摇晃晃，走过雷峰夕照，走过断桥残雪。偶尔，韩世忠低下头，看见自己紧锁双眉的同时，也在水纹中隐约见到了西湖的表情。

馄饨，小笼包，生煎包。

很多杭州人的一天，都从这些精致的江南美食开始。不过，老底子的杭州早餐，有“大饼、油条、豆浆、粢饭团”四大金刚之说。

“四大金刚”中的油条，杭州人通常叫它“油炸桧”。他们说，这种风行全国的大众食品，就起源于南宋时的杭州。岳飞被杀后，悲愤的临安百姓，用粘在一起下油锅的两根面筋，来表达自己对秦桧夫妇的诅咒。

与“油炸桧”同时代的，还有一道传统杭帮菜“宋嫂鱼羹”。始创者是金军南侵时来临安避难的宋五嫂，据说南宋高宗赵构在这道菜中品出了故国都城汴梁的风味，不禁为之潸然泪下。

几根油炸桧，无异于一阙怒发冲冠的《满江红》；一盘宋嫂鱼羹，更是抵得上一首饱含亡国之痛的《王风·黍离》。西湖竟然可以将整个王朝的血泪收缩到舌尖。

不过，正当你提着筷子怅然若失之时，鱼羹旁边，又轻盈地摆上了绿茵茵的西湖莼菜、翠油油的龙井虾仁，还有一块方方正正、冒着热气的东坡肉。

西湖永远不会把任何一种情绪显露得太充分。

很多时候，西湖似乎一直在掩饰着什么。号称狮峰，却产世上最嫩的茶；名为龙井虎跑，但只是几汪小泉；即